

这仿佛是个象征。一条路通往当今的繁盛，一条路通往昔日的落寞。

■何立伟

情与愿违

我住在白沙路，在不再呛人的黄昏里散步，一条小巷可以抵达步行街，另一条则可以抵达天心阁。这仿佛是个象征。一条路通往当今的繁盛，一条路通往昔日的落寞。

我有时候分明是欲去步行街，却一瞥到了天心阁城楼下。或者相反，欲去天心阁，却拐向了步行街的喧哗里。正像雨果说的：瞄中了鸽子，打中了鹰。

情与愿违呵。这说明我是一个徘徊的人。犹豫、踌躇、心思不定、首鼠两端。

步行街我当然喜欢。那清明上河图一般的商铺林立与人潮汹涌，让我触摸到生活的质感同社会的轮廓。游荡其中，仿佛是对生活之河的嬉戏同抚摩，也仿佛是对商业社会中人情百态的观色与察颜。利来利往是行商坐贾，乐进乐出是布衣庶民。新鲜衣物，珍奇宝饰，总归扑面而来，如同湘江河里吹来的风，让你新鲜而感奋。又吃有吃的，玩有玩的。不吃不玩，坐到街边长椅上，看往来的行人，也是风景无限。消费，或者被消费，是这条街的主题，也是这条街的五颜六色。这也便是生活的主题同生活的颜色。人若不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，差不多总要走到这样的街头走一走，

成为风景，或者看风景的人。一个时代的变化，你是可以从这样的步行街上瞧出点名堂来的。一个人要想明白自己处在什么样的时代风尚中，步行街是不可不去的。

那天天心阁呢？古老的城墙与檐角闪现在最后一抹夕照里，仿佛是牵动时光记忆的旧照。有关她的过去，有关她的传说，总藏躲在某个树皮顶的亭子里，或斑驳砖墙上的青苔中。总是被人遗忘，又总是被人记取。往日的热闹已然沉寂，岁月的烽烟也早已飘散。这历史的遗存只见证时间，不解释当今。只有老人才会在黄昏中到此怀旧。相对步行街，她有一种久远的静谧，像古井一样深沉，由岁月炼成了昨日的目光，注视着当今的人们。在这里留连，你会忘记今日，会怀想昨天。她总是古往今来，总是白云苍狗。她的气场就是让你感觉到自己的渺小，感觉到历史的巨大。

黄昏中的散步，常常会阴错阳差，情与愿违。在我喜欢今天的时候，或许会不由自主地拐到昨天。当我们欲抚摸昨天的脸时，忽然看到了今天的表情。

这是滑稽的，却几多意味深长。

诸子杂谈

其实早在鲁迅之前两千年，庄门后学就已反复预言，颠倒淆乱价值序列，必将导致“人与人相食”。

■张远山

从“道德仁义”到“仁义道德”——道家、儒家的不同价值序列

《老子》三十八章：“失道而后德，失德而后仁，失仁而后义，失义而后礼。夫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首。”五十七章：“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。”

鲁迅《狂人日记》：“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四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。”

老聃阐明的道家价值序列“道德仁义”，意为“道→德→仁→义”。鲁迅批判的儒家价值序列“仁义道德”，意为“仁义=道德”。

价值序列不同，个体的人生取向，群体的制度建构，也就迥然不同。道家认为，“道”生万物，万物之“德”，无不得之于道，所以“道”是第一价值，“德”是第二价值。唯有天赋真德，才有先天的终极依据。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、“法”都是后天的、人为的次要价值，没有先天的终极依据。因此以“仁义礼法”之名，行悖“道”、丧“德”之实，就有价值障碍，也有制度防范。天下万物，包括人类，甚至圣人、圣君，都不可能尽知“天道”，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“替天行道”。自居“替天行道”，就是“代大匠斫”（《老子》七十四章）。

儒家把第三价值“仁”拔高为第一价值，把第四价值“义”拔高为第二价值，而把第一价值“道”降为第三价值，把第二价值“德”降为第四价值。认为“仁义”即“道德”，“不仁义”即“不道德”，抽空了“道”、“德”的独立价值，取消了“道”、“德”的至高价值。儒家祖师孔子主张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，把第五价值“礼”也拔高为第一价值，认为符合“礼”即符合“仁义道德”，违背“礼”即违背“仁义道德”。于是君主以“仁义礼”之名，行悖“道”、丧“德”之实，就不再有价值障碍，也不再制度防范。儒家“王道”，幻想“替天行道”的“仁义”圣君一出，就能天下大治。实际情形却永远是《老子》预言的“夫礼者，忠信之薄而乱之首”。

儒家并未拔高第六价值“法”，而以“仁义礼”贬抑“法”。然而儒家分支法家以“法”贬抑“仁义礼”，而把“法”拔高为第一价值，认为“王法=天道”，符合“王法”即符合“天道”，同样抽空了“道”、“德”的独立价值，取消了“道”、“德”的至高价值。于是君主以“王法”之名，行悖“天道”之实，就不再有价值障碍，也不再制度防范。法家“霸道”，幻想“代大匠斫”的“王法”圣君一出，就能天下大治。实际情形却永远是《老子》预言的“法令滋彰，盗贼多有”。简而言之，道家认为顺“道”葆“德”是终极价值。儒家认为杀生成“仁”（孔子）、舍生取“义”（孟子）地维护君臣之“礼”是终极价值。法家认为臣服“王法”是终极价值。

儒家、法家拔高后天的、人为的次要价值，庄子《齐物论》称为“非所明而明之”。庄门后学所撰《天道》，把“仁义礼法”等次要价值称为“末学”：“末学者，古人有之，而非所以先也。”

儒家、法家拔高次要价值，本末倒置地淆乱价值序列，对于人类个体（包括个别君主）成“仁”取“义”，知“礼”守“法”，虽有小利，然而对于人类群体建构符合“天道”的政治制度，却有大弊。由于一切君主无不自居“仁义”地悖“道”、丧“德”，无不自居“替天行道”地“代大匠斫”，因此老聃主张“天地不仁”，庄子主张“丧忘仁义”。庄门后学所撰《胠箧》认为：“圣人不可死，大盗不止。彼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。诸侯之门，而仁义存焉。”

儒家“王道”，法家“霸道”，乃至佯儒实法的“王霸杂用”，理论上期待圣君，实际上却把一切当世恶君称为“圣上”，难以在制度层面有效防范、监督、制约、阻止、惩罚、追究当世恶君的胡作非为，于是由“仁义道德”护驾的“王法”，最终走向了“吃人”。其实早在鲁迅之前两千年，庄门后学就已反复预言，颠倒淆乱价值序列，必将导致“人与人相食”。

《百家》副刊诚挚地期待您的高见、“酷评”。
“百家”邮箱为：liurui8998@yahoo.com.cn

可爱的人生风景

任何植物有理由安排自己的花，开出任何颜色和形状都有它自己的道理。

■蔡皋

仙人球

雨噼里啪啦地下着，天放晴了。

草坪的墙角有几棵仙人球，是谁把一块抹布丢在那里了呢？草坪浸了雨水，肥了一院的青草，也惯坏了许多鸡屎蚊子，它们张狂而霸气，不准你在院子里久立，我没有去拾掇那块抹布。

过了半日，我又隔窗看我的院子。我发现搭拉在仙人球上的抹布的形状有了改变，它有角。我终于怀疑自己的眼睛，走了出去。

噶，我的天，那不是一块抹布，那是仙人球的花，它非常委屈地搭拉着它的花瓣。

对不起，仙人球，对不起，小抹布花！我怎么就把你看成抹布呢？任何植物有理由安排自己的花，开出任何颜色和形状都有它自己的道理。

雨天之后的晴天，我看到这种仙人球开出的这一种花，认识了它，我想我以后不会叫它抹布，它是一朵真正的花！

酷评

读者成圆看到上期《百家》刊载的素描作品，特发来电评：

2009年8月27日《百家》版刊登的素描画作品名《获基娜肖像》；

作者：菲钦（1881—1955）；
创作时间：1923—1926

现藏于：俄罗斯，楚瓦什造型艺术博物馆

菲钦画素描爱用线表现，他特别喜爱中国白描和荷兰拜因的素描，用线肯定、准确、变化多端、富有表现力，同时在此基础上又力求简洁、概括，在线的变化中求得面的变化，使线条富有表现力和美感。

（请“酷评”作者
来本报领取礼品）

越是逃避，就会越是找不到出路，找不到自己的世界。

■高濂太郎

奔马

刚来长沙的时候，无意中看到一张报纸上，一篇关于马的报道。当时我的中文不是很好，不怎么看得懂。可不知道为什么居然甚为感激。剪报了后，我把它藏在抽屉和心里的某个角落。

报纸上说道：一匹马不知从哪里逃出来了，在长沙的夜里，肆意地跑来跑去。附近的居民觉得很危险，报警了。警察队出动后，那匹马，拼命地逃，奔跑在韶山路——新华书店、湖南大剧院、通程大酒店、省图书馆、市国税局、天龙大酒店、省水利厅、湖南水电宾馆，跑到中医学院的时候，终于力气用尽，摔倒了。它把吃奶的劲都用来，终于还是站了起来，逃遁。最后被追逼到死胡同，长嘶一声，提前

脚反抗了。

今天晚上，我不小心又翻到那张剪下的报纸，这回懂得意思了。霓虹灯闪烁着的夜城，那匹马拼命地跑，却哪里都找不到自己的世界。

越是逃避，就会越是找不到出路，找不到自己的世界。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，但有些事情我们只能默默地承受。当承受至极限，却突然觉得拨开云雾见到了太阳。真正的绝望后，才知道真正的希望。于是我在那马蹄声里，终于听到了生命的歌声。

它的身影在我的心里铭刻成影像，不能抹去。感叹之后，我又把报纸放回抽屉和心里的某个深处了。

他从没记过一个字，只在本子上画王八

有人私下里说，舒泽光迟早要倒霉的，他的物价局长只怕保不住。只要等人大会议结束，且看看刘星明的手段。人大会上非选举议程，各部门领导都列席参加，舒泽光也在台下坐着。认识的人同他见面，都会拍着他的肩膀笑笑，嘴里什么都不说。舒泽光起先还很从容，慢慢就觉得不太对劲了。似乎每个同他拍肩膀的人，都向他暗递某种信息。这些信息暧昧难辨，渐渐叫他惶恐起来。

舒泽光同李济运还算随便，有次会间休息，他居然私下问道：“李主任，我真的闯祸了吗？”

李济运握住他的手说：“别想多

了。”

舒泽光道：“老子大不了回家种地去。”

李济运玩笑道：“你在乡里没有地了吧？早收回村集体了。”

李济运的调侃竟引得舒泽光万分感叹：“不配合组织上演戏，归田都没处归！”

李济运又握住他的手，说：“泽光兄，别胡思乱想了。”

忽然瞥见刘星明正朝这边张望，李济运就故意装作坦然的样子，朝舒泽光哈哈大笑，道：“泽光兄越来越深刻了！好，哪天找时间我俩好好聊聊！”说罢也拍拍舒泽光的肩膀，大大方方地上了主席台。

李济运目光茫然地望着台下，无意间发现有个影子颇为抢眼。他的眼神不由得聚焦了，发现那是老同学刘

星明，正低头做着笔记。

台下的黄色面孔模糊一片，李济运想到一句俗话：蛤蟆张露水。据说蛤蟆到了夜里就会张开大嘴，享受自天而降的甘露。小时候，老师骂学生听讲时脑子开小差，会说你们就像蛤蟆张露水。蛤蟆张露水，模样是呆滞的，看上去非常认真，实际上心不在焉。

李济运注视片刻，就把目光移开了。他怀疑老同学有些装样子。没有学过速记的人，不可能记全别人讲话，通常只记个大意。老同学不是记记停停，而是像个速记员奋笔疾书。李济运就想起一个真实的笑话。原先田家永在乌桕当县委书记，他每次讲话都看见有个乡党委书记认真做笔记。田家永便格外器重这个年轻人，竟然把他提到副县长位置。此人便飞黄腾达，做到县委副书记。这个年轻人，

就是李非凡。去年曾传闻李非凡会当县长，也是田家永在给他使劲。关于李非凡做笔记，有人却泄露了天机，说他从没记过一个字，只在本子上画王八。

老同学刘星明每次碰见李济运，目光都怪怪的。看样子他想说什么，却又不便出口。刘书记肯定还没有找过他，可能根本就不打算找他。酝酿候选人的程序到了，刘星明自然被推出来做差配。代表们不感到意外，也没有太多议论，最多有人开开玩笑。有人在背后议论差额候选人，开始叫他的外号，刘差配。外号刘差配和刘半间，多被人同时提起。这几天两个刘星明，常被人挂在嘴边。为了区别，干脆就叫外号。自然都是私下里说起，说的时候带着诡谲的笑。